



本編平話《金瓶梅》之五

金瓶梅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宏志
封面设计：麦荣邦
插 图：陈谷长

长篇评话《三国》之五
群 英 会
张 国 良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98,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8,000 册

书号：10078·3589 定价：2.00 元



周瑜

魯 肅



黄
盖



蒋干



目 录

第一回	孙仲谋大堂议事	鲁子敬江夏吊丧………	(1)
第二回	报军情孔明设计	破曹军孙刘联兵………	(20)
第三回	保孔明鲁肃受骗	败曹兵诸葛过江………	(48)
第四回	张昭巧遣鲁子敬	孔明误走迎宾馆………	(69)
第五回	张子布舌战孔明	诸葛亮骂死薛综………	(87)
第六回	诸葛亮战倒群儒	黄公覆力排众议………	(111)
第七回	诸葛亮智激孙权	吴国太举荐周瑜………	(128)
第八回	阅名帖公瑾避文武	闻戏言子敬闯辕门…	(155)
第九回	假对假孔明假言谏劝	真作真周瑜	
	真情透露………		(185)
第十回	易华章孔明诵赋	屯精兵孙权赠剑………	(214)
第十一回	难诸葛二堂施令	困卧龙三江扎营………	(237)
第十二回	诸葛亮倚山结寨	周公瑾借刀杀人………	(261)
第十三回	东吴临江宴刘备	樊口秉烛聚文武………	(289)
第十四回	刘皇叔扁舟赴会	关将军单剑保驾………	(312)
第十五回	削铁索青缸试锋	下战书长江交兵………	(333)
第十六回	甘宁三江显身手	孔明将台破艨艟………	(357)
第十七回	诸葛亮大获全胜	周公瑾夜探敌营………	(383)
第十八回	甘宁飞舟救都督	蒋干过江作说客………	(406)
第十九回	聚群英蒋干偷书	中反间蔡、张断头 ……	(426)

第一回 孙仲谋大堂议事 鲁子敬江夏吊丧

话说刘备兵败江夏，诸葛亮定计在江夏开丧，估计东吴必来吊丧。刘备担心孙权不派人来，孔明听了笑笑，说不会不来，并且决定延长三天时间。

刘备问：“如若三天内不来又怎样？”

诸葛亮：“三天内不来，第四天一准闭丧。”

要问江东究竟来与不来，书分两头交代。

曹孟德亲率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屯兵赤壁，虎视江东。自从曹操在赤壁山驻扎军队以后，三江口日夜谣言四起，时常在夜半时分，有人高喊：“曹兵曹将杀过江来了！”有辰光几个人在晚间吵架，也往往误以为曹兵在渡江了。当地官府，见军情重要，写好一道告急文书，遣人报向南徐（现在的镇江）。后来孙权迁都到秣陵（现称南京），三国时，孙权初建南京城，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手里再修南京，又称谓建业。

小兵到南徐孙权府第下马，直报到里面。

孙权的父亲孙坚，在虎牢关讨伐董卓之时，夜间突然从井内捞到一个死尸，乃是宫廷内的一名宫女，腰里悬挂一只匣子。打开匣子一看，内有一块玉玺方印，上面刻好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看，已经少去一只角，用金子镶嵌的。这

原是东汉太后，把玉玺方印掷向奸人，故而碎去一角。孙坚得到玉玺，想自己定有帝王之相，因此在虎牢关悄悄收兵。在回转东吴的路上，被荆襄的刘表截住，要孙坚缴出玉玺。孙坚说，我并没有此物。刘表要想搜查。孙坚说，我堂堂虎牢关一路诸侯，岂能让你搜身。结果孙坚死在刘表的乱箭之下。

当时孙坚虽死，但玉玺已被心腹手下拿回江东，交给了他的长子孙策。

孙策，字伯符。年纪虽轻，也是个当世之英雄，人称小霸王。他拿到了这方玉玺，心里想，此乃是锦上添花之物，要有了一定的地盘与实力，才能有用。现在我需要的是扩充人马，而不是这一方印，因此也不足为奇。

此时，袁术，袁公路正在各处招贤纳士，招兵买马，想南面称帝。孙策便将此印送与袁术，换得三千人马。未料竟被他打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不过在他平定江南六郡后，寿命不长，仅活了三十六岁，便夭逝身亡了。三国期间，共有四个名人，都只活了三十六岁：第一个便是小霸王孙策；第二个江东小辈英雄周瑜；第三个乃号称凤雏的庞统；第四个就是曹操的孙子曹睿。当然，小百姓三十六岁死的，就不包括在内了。

孙策一死，便传位给兄弟孙权。今年三十二岁。他受了父兄传下来的基业，至今没有经过什么风浪。他在三国之中称英雄，是在赤壁败曹之后。孙权一生为人光明磊落，从不干那些不光彩的事情。但在即位初期，尤其是赤壁之战的时期，由于他很少参战，经验不足，故而比较胆小。就因为他的胆怯，变化出了许多奥妙事情来，诸如孔明过江，孙、刘联兵，全在他的少有经验上而来。赤壁之后，他的胆也大了，经验亦

丰富了。

孙权是南方人，生的北方相，所谓“南人北相”是也。碧眼紫髯，就是绿眼睛、紫胡须。立平地八尺左右，头戴龙冠，身穿龙袍，足蹬粉底乌靴，腰悬龙泉宝剑。早已说过，三国之时，各路诸侯都是各霸一方，帝王打扮。

孙权见手下人进见，将告急文书接到手里。看完，他心慌意乱。心想，太平饭吃到今朝，看来要不太平了。今有曹操百万雄兵，扎在对江赤壁，虎视眈眈，妄想犯我境地。我江东虽则地势险要，防守坚固，兵精粮足，然怎与曹操精锐之师相敌？是与他打，还是投降于他？我虽然是六郡之主，但未经战事，如此之大事，叫我如何措置？倒不如让我升坐大堂，问计于文武众人。便命手下退出。一声令下：“来！与我起鼓升堂。”

大堂之上“咚……！当……！”钟鼓齐鸣，文武得悉，立即汇集于大堂之上。文人近百位，皆是纱帽袍服；大袍阔服；武将两百左右，都是顶盔贯甲，盔明甲亮。至大堂上两旁分列，斩斬齐齐。麒麟门开，孙权从里面移步出来。两边虎威连连：“吴侯升堂！呼……哎……”孙权一声痰嗽：“八十一州建六郡，父兄基业定江东。”他中间坐定，两旁文武上前见孙权。因为他是江东之主，所以称他为吴侯。

“下官等见吴侯！”“末将等见吴侯！”……

“罢了！站过两旁。”

文武退下来，两边站立。

孙权便对左右说道：“堂上众位！今有告急到来，曹孟德他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屯兵赤壁，虎视江东。或战或降，权不能决。两旁看来如何？”

文武听得曹操屯兵江北，主公提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文人班里，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一个人。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小霸王临终所托两个人，命兄弟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定问周瑜。

张昭今年三十一岁，立平地八尺，生得眉清目秀，身上纱帽红袍。年轻有为，确有才干。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心里明白，不论在什么场合，事情何等大小，我的话，孙权总是十分相信。因此他过于自信，并不多加考虑，说要降曹。在赤壁这回书中，张昭是走错了棋，被孙权看不起，被孔明在舌战时大骂一顿，也被周瑜训斥了一番。真是一失足成千古遗恨！张昭见众文武不作声，就从文班前排从容踏出，到孙权面前，一拱到底：“昭见吴侯。”

“子布有何高论？”

“吴侯，曹操兵多将广，我军兵微将寡。战之不胜，六郡招灾。依昭看来，降曹则为上策。”

孙权虽然向文武问策“或战或降”，但毕竟是英雄气概，现在听张昭如此说法，心想父兄打下来的天下，难道就这样，白白地送与曹操，岂不被人耻笑我贪生怕死，苟且偷安？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眼前你这般说话，只好看在父兄拜托的情份上，我就卖你三分帐；倘若别人讲了，我定要问罪于他。因此把手一挥：“子布先生退过一旁，待权再来商议。”

张昭满不在乎，退到文人班中立定。哪里知道，你这番说话，已经激怒了武将班中一员老将，此人姓黄名盖，字公覆。今年六十四岁，三世旧人。他先助孙坚，再帮孙策，现助孙权，是江东三代老人马，功劳立了无数。现有的一些年轻大将，大都

是他的门生。到后三国连营寨里，有一回书，名叫“一箭三老归天”，即一支箭射死三个老将：西川严颜，长沙黄忠，江东黄盖。

老将军黄盖闻说曹兵杀来，张昭劝主归降，真是气得不得了：张昭啊！小霸王临终重托于你，望你助主安邦定国。不料你竟说此屁话，我黄盖岂能等闲视之！见张昭退下来，黄盖要紧抢步上前：“老夫是公覆，忠心报吴侯！主公在上，黄盖有礼了。”

孙权见黄老将军火气十足，知道他必有妙见，便问：“老将军怎样？”

“主公，你要知道，曹操托命汉相，实为汉贼，降曹乃是从奸助贼，必然招祸。黄盖看来，理应与贼交战！”

那末孙权啊，既然张昭劝你投降，你不愿意，现在黄盖叫你与曹操交战，就应该采纳他的主张。可是孙权两者皆不用。他的想法，最好是既不要投降，又不要打仗。他对黄盖看看，我不是不想打，就是怕吃败仗。吃了败仗以后，会象张昭说的那样，六郡要招灾的！因此把手一招：“老将军请退在旁侧，容权再来商议。”

黄盖退下来，对文人班中张昭看看，你在文人班中最有威信，我黄盖也是武将中的老前辈，你要降曹是不对的，对付曹操只有立足在打上。

被你黄盖朝文人班中张昭这样一看么，坏事了！张昭想，往日里我说长就长，讲短就短。今朝我说降，你黄盖要战，在大堂之上摆什么老资格，存心和我作对。老实讲，我就有这点本事吓得主人不敢打。因此，重又踏出来：“昭见主公。”

孙权见张昭再次踏出来，便问道：“子布何事？”

“主公，当年袁绍有七十万人马，曹操号称十万，实则只有七万兵马。但七万打败袁绍七十万，何况今日之曹操。望主公详察。”张昭自己明明知道错了，又晓得主人没有作战经验，而且胆小，不思安慰壮胆，反而为了同黄老将军赌气，再次踏出来进行恐吓。

孙权听了，又觉得有理。想当年曹操战河北，袁本初实力雄厚，势大滔天，雄兵七十万，手下大将有四庭柱，一正梁，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外甥。曹操只有七万人马，只及他十分之一，可是曹操能将袁绍击败，并且一举踏平河北省，剿灭袁绍，将他的儿子等全部斩尽杀绝。官渡之战，远近闻名。他当时七万人马已经如此厉害，何况现在百万雄师！倘若我一仗败北，岂不要落得个不可收场、满门抄斩？因此对黄盖看看，看来打也无济于事。再对张昭望望，意思是投降之事关系重大，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数。不知其他文人还有良策否：“列位先生意下如何？”

张昭见孙权犹豫不决，心里想，今朝一定要与老黄盖斗一斗气。便回头对众文人一看，意思是，我们大家一条心，异口同声都愿降曹，看你黄盖有什么话讲。

在当时的社会里，出言吐语都要有资格，有身价。张昭是东吴的上大夫，又是孙权面前的红客，一般知识浅薄些的文人，哪个还敢有异议。顿时，这班文人唯唯诺诺，对着上面的孙权：“主公，下官看来降曹为上。”“某等看来，降曹为上。”……堂上是一片降曹之声。张昭得意洋洋，一手撩须，一边对武将班中的老将黄盖微微好笑，一个劲地点着头，“呃哈……”看谁

斗得过谁！

老黄盖见此情景，直气得白须抖动。子布啊，我并不与你斗什么气，这是国家大事。在此大堂上共同商议对敌计策，都要为国家安危着想。你说降曹为上策，我以为不然，所以踏出来说明战曹的道理，你竟煽动文人一起投降，存心与我作对，把国家安危、庶民的存亡撇在脑后，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末，你能吓得主公不敢打，我也能讲得孙权不敢降。所以，黄盖也是二次闪出：“盖见主公。”

“老将军怎样了？”孙权见他怒容满面，要紧问他。

“昔日袁本初降曹，全家被杀；近日刘琮降曹，母子被害。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望吴侯三思。”

老实说，曹操这个人的手段比强盗还要辣，强盗抢了钱财，不要人的命。曹操既要地盘，又要害人性命。当初袁绍投降了曹操，他的几个儿子：袁尚、袁谭、袁熙，全部被曹操杀光。就是今年的九月里，刘表的儿子刘琮，将荆襄拱手献与曹操，但母子两人还是逃不脱自取灭亡的命运，而双双被害在去青州的路上。你吴侯要降曹，早有先例在此。

孙权一听，心里一顿。这倒难了，降要死，不降也要亡。听了张昭的话去投降么，要招来杀身之祸。若要打么，单靠你老将军一个人，也是不行的。还是听听武将们的意见怎样：“列位将军意下如何？”

老将军黄盖也对众位将军看看，我们都受主公的恩禄，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岂可屈膝缴械！文人要降，我们不能降。这班武将早已摩拳擦掌，战意已决，见黄老将军对他们一瞥，心里想，先主重

托，宛如目前，岂能忘恩负义！宁可沙场战死，不愿在曹操手下偷生。因此个个理直气壮对孙权说：“吴侯听着，常言道，‘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小将欲战！末将欲打！……”

一片邀战之声。黄盖放声大笑：“哈……”

此时东吴正是国泰民安，百业兴旺时期。要是武将听见打仗个个畏惧，那末国家便危险了。现在武将听说曹兵百万意欲吞并江东，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这是国家兴盛的征象。

孙权见两边文武结了帮，互相斗气，问文官总是降降降，问武将总是打打打。商议军情大事到了这等程度，好算是走上了绝路。因此招呼张昭、黄盖二人退下。孙权也不必多问了，两只手在虎案角上一撑，一对绿眼睛对大堂的两旁漫无目的地张望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

不料就被他这样四周环视下来，倒看出妙策来了。尽管当今外有曹兵百万涉镜，内存文武两帮怄气，难道这六郡八十一州，竟无一人能出万安之计么？只见文班前排有两个人，都是上大夫，一个总是摇头，一个只管点头，旁若无人，泰然处之。这两个人至今一言未发。孙权想，点头摇头必有道理！一个人的举动，都受思想的支配，要是没有思想支配的乱动，除非是神经上有毛病。我本来举棋不定，倒不如请教他们。

到底先问谁呢？见点头者十分起劲，不知他赞同哪一方？原来此人乃是诸葛亮的同胞兄长，名叫诸葛瑾，字子瑜。孙权新近多次闻听刘备一反过去常败之态，连连取胜。烧博望，焚新野，连烧曹兵二十万，名望颇高，烧得曹兵闻风丧胆。这些功绩全仗卧龙诸葛亮运筹决策。我这里也有个诸葛先生，怎

么他就不及孔明？

说书人要交代几句：诸葛弟兄有三人，兄长诸葛瑾，江东孙权手下的上大夫，是个忠臣；孔明排行第二；最小的名叫诸葛均，以后助曹操的孙子曹睿。照理说，一棵树上有一只果子甜，那末这棵树上的果子都是甜的了。因此，这时候孙权在想，既然兄弟诸葛亮本领大，那阿哥肯定也不会差多少。让我来问一问看：“子瑜大夫。”

诸葛瑾正点头点得十分得意之时，主公的呼声他还未听见。孙权重又招呼他：“子瑜大夫。”

堂上文武听得孙权连喊两声，竟然仍旧没有答应，心里都在想，诸葛瑾怎么搞的？睡着了吗？目光不约而同一齐扫向前排，都注视着诸葛瑾。这时，诸葛瑾还在点头，点得非常起劲，感觉到周围有些骚动，顿觉得气氛有些不同，为何无数目光直盯住自己在看？“子瑜大夫。”听得孙权第三声招呼，方才恍然大悟，要紧从旁闪出，到孙权面前，躬身到底：“主公在上，下官在此有礼。”

孙权望着他，心里在琢磨，军情大事有关国家存亡，商议到现在，还未有个定论。你诸葛瑾虽不及兄弟孔明，也非等闲之辈，趁早拿出个主意，我也可以见机行事了。你说打，我就全力以赴，凭借长江天险，决一死战；你说降，我也省得再操这份心思，免遭这刀兵之灾。所以对他说道：“或降或战，望子瑜一决。”

诸葛瑾想，要我与兄弟孔明相比，那真是望尘莫及。要是我有孔明那样的才干，也用不着大家在此枉费心机，愁眉苦脸的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叫我一个人拿出个权宜之计，这点

本领我还未学到家。文官欲降，武将主战，我虽然也是个文墨之辈，却难吃准是降好还是战好。见吴侯望着自己，目光殷切，知道不能再屏下去。只有把话讲得模棱两可，活里活络，方可在此解围。便说道：“啊！吴侯。子布先生说道降曹，倒可听得。”

孙权一听，连你诸葛瑾也要降曹，那也不必再费事了：“照此说来，一准降曹。”

“慢！降曹虽好，老将黄盖说道，要被曹操加害。那末同曹操决战，却甚有道理。”

“照如此说来，决定与曹操交战。”

“慢！交战虽好，万一失败，六郡却要招灾。”

“这……”孙权想，你这个先生搞些什么名堂，吞吞吐吐，反复无常。降要防杀，打要虑败。前怕虎，后怕狼，讲了半天，等于没有说。照这么看来，兄弟好，阿哥不一定好；一棵树上的果子，不一定只只都甜的。因此，命诸葛瑾退下。

诸葛瑾自己一边退下去，一边也在暗暗好笑。我不这样回答，又怎样回答呢？这样说，两边都不得罪。否则，我若说降，文官赞成，武将反对；说战，武将赞成，文官反对。就象按住了头，脚要翘；按住了脚，头要翘一样。何必由我来做此冤家！他心安理得地退了下去。

听完诸葛瑾的一番话，孙权大失所望。想不到这些文官听得百万曹兵压境，竟会吓得如此手足无措。真是可笑！不知这摇头者心中可有计策？

要问这摇头者是何人，他就是江东的一位大政治家，姓鲁名肃，字子敬。今年四十岁。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当时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联孙拒曹，以成三分天下。而鲁肃的想